

青春岁月

战地抓拍 得了个特等奖

王桂齐 文/图

入伍后，我对照相、洗相情有独钟，这也成了我最喜欢的业余爱好。当兵前三年，每月津贴分别是六元、七元、八元，我用积攒的100多元津贴，买了一架“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平时节余的津贴，都买了胶卷和摄影书籍，我还东拼西凑组装了一架放大机，又用木制箱子做了一个印相机。闲暇时不是捣鼓照相机，就是摆弄放大机和印相机，拍了不少照片。

在师里组织的培训中，我认识了师部的副连职干事高艾苏，他负责全师的摄影工作，主要任务是拍摄新闻图片给报刊投稿。看高艾苏冲洗照片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所以不管白天晚上，只要不上课我就给他当徒弟打下手。两个月的培训时间里，我学会了一些洗相、放大技术，为日后的

摄影打下了基础。

几十年前，照相都是用胶卷，较好的胶卷是柯达和富士牌的，每个胶卷的价格都在20元以上。仅凭我自己微薄的工资，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买十来个，所以，每照一张相片都很珍惜，我不会轻易按下快门。在部队从事保卫工作后，读了《刑事侦查学》一书有关照相章节，经过老师悉心指导，我学会了构图、用光。

在云南前线参加“轮战”时，由于阵地指挥所没有专门的摄影干事，而各级慰问、演出活动又离不开照相，团政委魏双来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兼任摄影工作，我想部队的照相机成像效果好，胶卷不限量可以报销，哪有不乐意的道理。于是，进入战区一个月左右，我开始负责团里的



照相工作。有人说射击高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果不其然，在云南前线兼任摄影工作的一年多，我的摄影水平大有长进。

对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来说，战场难以身临其境，尽管也有摄影记者到战地采访拍照，但他们毕竟不能和官兵生活、战斗在一起。到云南前线参加“轮战”，对我则是天赐良机，投了几张新闻图片，被报社采用还获了奖。其中《战地理发》获得了云南省摄影大赛特等奖。照片内容是一名战士坐在炮架上，把报纸掏一个窟窿套在头上，代替理发的围

裙，另一名战士手拿推子为他理发。

我拍摄了团里官兵在前线战斗生活的大量照片，较好地完成了摄影任务，还保存了几百个冲洗后的胶卷，为后来记述团史、师史，提供了珍贵的战地影像资料。战后，我的照片在河北省的宣化县、张家口市等地的文化馆举办了展览，许多记者、摄影爱好者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到这些老照片，仿佛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与战友们并肩战斗、谈笑风生。

图片故事



那些年我们穿过的毛线衣

吉文兰 文/图

记得上高中的那年，我们同宿舍的几位女生，每天放学回到宿舍都会各自拿起毛线编织线衣。不会编织毛衣的我也跟着瞎掺和。宿舍的姐妹各显其能，编织出各种花样的毛衣，而我怎么学都学不来她们那般手艺，最后我那要好的同学香儿姐教我一种很简单的编织方法，就是打平针。这种编织方法没有任何花样，整件毛衣就一种织法，只需不停地编织，简单易学。在香儿姐的精心指导下，好学外加“臭美心切”的我领悟得很快，一个星期的功夫，我理想的毛衣就编织好了。

我们宿舍共七个女生，在高中的几年时间里相处得如同亲姐妹。去哪儿游玩我们都会穿上自己编织的毛线衣，因此在那些男生中被誉为“七仙女”。在高中快要毕业的那一年，七姐妹在学校旁边的冬青树旁将美好的青春永远定格，那些年我们亲手编织的毛衣，现在看起来很老土，也已经过时了，但是那里面融入了我们当初最美好的青春，金子般的梦想，更多的是对美的追求！照片中的七姐妹，看起来有些不舍，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我们不想这么快就分别，多想留住这美好的青春岁月。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短暂的相遇将会成为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回忆！



寻找金凤姐

周松 文/图

时光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悄无声息地从忙碌的人们指缝间溜走。眨眼间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然而，它也给有心人留下种种历久弥新的印记：比如青春岁月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比如你命运里遇到过终身难忘的闺蜜发小小伙伴和良师益友。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但每当我想起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记的、我的发小儿金凤姐，至今心绪难平，思念愈深。金凤姐叫遯金凤，她的音容笑貌，温柔端庄的神态，仿佛就在眼前，宛如昨日刚刚才分别，其实不觉得间已隔了40多年。

那时候我们很幼稚，但很亲近。金凤姐家庭条件富裕，我家条件差，兄弟姐妹多，金凤姐经常买大米花或糖豆，把大部分都留给我吃。在家拿两个苹果，也要把大的分给我。金凤姐喜欢买“菠萝蜜糖”，她有个爱好，喜欢收藏糖纸，就像现在的孩子收藏

食品包装里的卡片一样，她很细心，把糖纸用清水洗净，晒干后夹在书本里，五颜六色，特别迷人，她还曾把心爱的大部分美丽糖纸送给我（20年前我还保留着，后因多次搬家被丢失）。

金凤姐特别关心我，呵护我，经常带我在家门口玩各种游戏，弹杏核儿、推铁环、跳房子、捉迷藏等。从上幼儿园到一年级，我们都是同进同出。我记得在一次家庭宴会上，我的父母和金凤姐的父母开玩笑地说：金凤和小松是青梅竹马，将来要让他们生活在一起……

1971年因我大哥和两个姐姐要下乡，父母商量后，决定全家人随哥姐下乡一块返回山东老家，临别时，金凤姐哭得特别伤心，不愿意让我们离开。临走前一天晚上，金凤姐送我两个笔记本，六支铅笔，我送她两本“小人书”。回到山东老家后，我父母经常给她父母写信，我让爸爸妈妈在信中写上：祝金凤姐快

乐，学习进步。

1976年12月，17岁的我应征入伍。在云南昆明某部服役期间和金凤姐通过几次信，相互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1979年元月份收到金凤姐一封来信，内有金凤姐和她妹妹的合影照片。后来因种种客观原因，我和金凤姐也中断了联系，我只好把她的照片珍藏，随着部队辗转，一直保存在我身上。

1981年我退伍回到家乡，原来金凤姐给我往部队上寄信，联系不上我，她只好给我父母写信，我回到家中后，父母把五六封信转交给我，后来因忙于找工作，没有和金凤姐及时联系。一年后，她已经为人妻，我只好寄情工作，另寻幸福的一伴……

怀旧是一种老态的表现，昏昏然已过知天命之年，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这于我是十分可怕和极不情愿的，可又无可奈何，小时候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愈发清晰。快乐的少年时光离我们远去了，虽然那时的生活很贫穷、很单调，可是我们很快乐、很充实，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游戏，那是多么值得让人铭记的一段时光。甚至是儿时玩过游戏的胡同儿、马路、院子，都那么清晰地留在脑海和心里，成为童年时代记忆中最令人怀恋的部分。

40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看着至今留存的金凤姐的照片（右为遯金凤），她还是记忆中那样的朴素、美丽、亲切，温柔端庄、清秀善良，还是那样青春依旧，焕发炽热的光芒。金凤姐，我多想找到你，当面祝你家庭美满、幸福吉祥。

家庭相册



照片中，中间为本文作者。
左一：大弟弟。右一：小弟弟

残缺的相片 美好的童年

荆翠 文/图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拍照的师傅喜欢到学校做宣传，父亲恰恰在学校里任教。当时，我和大弟正式上学了，只是小弟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混。

当时，拍照的师傅拾掇器材要走，小弟却哭着非要坐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照一张照片，父爱总是无言，忙把我和大弟弟召集来，做起了这张照片的导演，摆道具，指导我们姐弟仨造型。

残缺的照片中，破旧的房屋，奢侈的马蹄表，在我和弟弟的童年里，添了风景。不难看出，我是文静的淑女，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大弟弟是善于思考的小帅哥，执笔托腮，沉思解答。小弟弟太小，属于他的只是钟表的快乐滴答声，傻乎乎地看着我们。当然，桌子上“共同学习”四个大字，是父亲对儿女最美好的祝福和希望。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 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催缴房屋租赁费公告
<p>致:京联商(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 <p>2009年7月28日贵司与我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我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广义街5号广益大厦一层除公共区域外的所有房间及二层所有房间租赁给贵司作为经营用房。《租赁合同》签订后,我司已按合同约定向贵司交付租赁房屋,但贵司自2009年12月起一直未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在与贵司多次联系未果的情形下,我司于2014年11月19日通过《劳动午报》向贵司公告送达了<《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通知贵司解除《租赁合同》并限期间向我司结清全部费用。时至今日,贵司仍未向我司支付房屋租赁费、物业费、能源费及滞纳金等相关费用,敬请贵司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0日内与我司联系并支付上述款项,如逾期未付,我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在内的合法方式维护合法权益。</p> <p>北京宸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丽美 联系电话:13601302579 2015年11月18日</p>